

## 巢伯來賓

聽人說殷地朝歌紂王離開了！巢伯忙著啟程到殷地朝歌，他要來一探究竟，畢竟殷家對夏遺族頗為照顧，讓夏遺族都過得很好的日子，殷家商人尊重他們，殷地朝歌一直將北門市集和孟津都給了夏遺族，他身為族長，不能不來。

巢伯居住在岷山，那是夏代最後一位人主夏桀的屬地，巢伯是夏桀後代之孫，他交代了兒子們家事，隻身來到殷地朝歌，從人少少，岷山的巢伯來並不引起注意，可是他見殷地朝歌市面如常，稍稍放心了些，接著他又聽北門管領盧苓說：「紂王和朝歌老人們都下地而去，去了九泉之地。」他一聽，可是驚嚇不輕呢！

夏代末期是一個崇尚讖緯之說的時代，他沒有躬逢其盛，只是祖上留有不少烏龜殼和獸骨，還有幾十幅牛皮，他從來不想那是什麼物件，可是歷代夏伯都會口授前代大事，他當然知道夏桀的作為，也知道夏時的歷代傳奇故事。可是現在紂王下地入九泉，還攜帶一行百多人同去，這個紂王真了不起，殷地朝歌卻沒有了人主，這又是怎麼一回事？

巢伯到了離宮想要見裡面的人，可是離宮已經易主，現在是奇怪的人在居住，男人都穿著朝歌女裝，女人們都滿面白粉，像戴張面具還披著大被子，長衣洩地，要眾人扶持才能走路，恐怖至極！

巢伯被迎入離宮，離宮大堂陰暗無比，門帘窗簾繡布到處張掛，巢伯內心忐忑，不知來者

將會是何人？

來者是姬處，他現在是霍叔了，霍叔莫約六十出頭吧！比巢伯還年長許多，巢伯正當盛年，見霍叔來，他很詫異，這個人怎麼這樣打扮裝束！這模樣怎麼做事啊？

霍叔又束髮又結辮子，身穿朝歌女人的禮服，內裡卻什麼也沒穿，一抬腿就露出兩條飛毛腿，居然還穿著雨天的木屐，喀拉喀拉的走路！

霍叔聽巢伯說明來意，他想知道現在殷地朝歌誰是人主？霍叔自稱是殷地朝歌的人主，否則怎能居住在此！家裡的女人都來門外探頭探腦，想要看看客人的模樣，可是巢伯很害怕這裡，他小時候曾隨父親來過離宮，也見過年輕時候的紂王，紂王笑臉，這個霍叔卻滿臉橫肉，尤其門外探頭探腦的女人，大白臉也就罷了，居然還頭上中箭！

巢伯無奈，只好回去西門行宮，從管領盧苓口中才知道，紂王的兒子武庚祿父住在孟門，他決定第二日去拜訪孟門。

武庚祿現在被殷地朝歌的人稱為祿父，帝辛紂王深得民心，帝辛紂王也真的下地而去了地心，殷地朝歌的商人逐漸遠離這裡，四門市集的市面上漸漸冷清。祿父依然過他的日子，他的父親紂王曾對他說過：「不以物遷見事、不以物化而守其宗，人生但求其放心爾！」

他現還不能放心，他是不放心殷地朝歌的人和事，但是都與他無緣，他只能安靜守志氣，不予理會西岐周部落的羌人，他們愛佔哪裡居住就住吧，殷地朝歌十室九空，尤其是離宮附近的民居，幾乎都遷移了。

當巢伯來到孟門見了祿父，兩人年歲還接近些，祿父年長，約五十出頭，巢伯彷彿認識他，



祿父像女姜，巢伯只覺得祿父親切和藹，祿父告訴巢伯殷地朝歌的現況，他是無法停止時間之輪的轉動，只能如此了。

巢伯住在西門行宮的消息迅速傳遍，夏遺族都來見族長，但是他們不想將巢伯遷移到北門行宮，那裡有玉門，玉門裡面也住滿了西岐周部落來的羌人，人人都張狂無比，尤其是玉門裡的女人，簡直是一群母大蟲，她們盤據北門孟津，每逢晴好的日子，就差人來要船，說是要去遊河，夏遺民不肯讓渡，不時起口角爭端。

巢伯終於知道呂尚的所作所為，他恨自家子弟不成材，老了還不修，呂尚真是老不修，他這樣惑亂世人。可是巢伯不能做些什麼，只能是這樣，他將還存有牛皮的人家都召集起來，出人取出牛皮，這些上代的物件都快朽爛了，怎麼還有人拿來誑人呢？

北門孟津上游的渭水邊，巢伯將上代遺留的牛皮舉火燒毀，夏遺族人人落淚，他們不是捨不得這些物件，而是夏遺族未來的日子會更艱難了，殷家待他們好，讓他們在殷地朝歌安居樂業，時間的大輪這樣無情，周部落的羌人如此侵擾不停，擾動人心，也擾動天下，夏族人經過族長一番勸導，人人將家裡的烏龜殼和獸骨挖地洞埋了，都埋了吧，讓它們都埋到地底下去，既然不能種也不能生，留著何用？徒增禍害。那個呂尚，不就是拿著這些死了幾百年的物件去誑人嗎？他們不想活在謊言裡，更不想活在過去，夏遺民毫無懸念，人人將家中存留之物，烏龜殼和燒爇過的獸骨通通埋葬了！

他們埋葬了過去，他們也不想留在這裡了，有能力的人家都搬遷，走了！他們沿河而行，夏遺族是水上人家，五湖四海，到處行得，有水的地方就有夏族人。

癸巳夏，巢伯來賓。

周公姬旦聽聞巢伯來賓，霍叔居然沒將來人留住，還讓他見了武庚祿父！他們都說了些什麼？來人還說呢，巢伯將牛皮都燒了！管叔和蔡叔也不管，就這樣讓外人直來直往？殷地朝歌無城垣、不設關隘，果然是人人都能來去自由。這件事若非閔天派人來說，周公姬旦還不知道會被蒙蔽多久，這些殷地朝歌的大夫都不中用，都該換上自己人才好。

自從殷地朝歌紂王離去至今，已經又過去兩冬了，管叔、蔡叔和霍叔都入住朝歌，也都無人反對，現在該是他安排一切的時候了，周公姬旦跑去鎬京覲見西伯姬發，他需要西伯姬發這隻鳥一用。

周公姬旦現在心更熱了，他七十二歲了，雖然還是氣虛說話無尾音，可是體不弱了，他一生不曾勞作，幼時靠養娘的醫術保命，成家後靠妻子勞作養他，借父兄之勢要求部民納糧活命，稍有不遂，他便怠慢給人民的醫療和藥品，養娘女醫景歿後，他變本加厲，廣抽丁替他服勞役，男子為一丁，女子為半丁，都成了他的役者、僕傭，他廣積糧保命也賞賜給其他人，他日子越發好過，他後來又廣娶侍妾照顧他，周公姬旦活得正在興頭上。

周公姬旦有九個兒子，除去妻子女勒所生兩子，他的侍妾又替他生了七個兒子，也都長大成人了，也能替他去威逼人民納糧，抽丁，都成了稅吏和奴隸頭兒，人人爭先呢！

既然殷地朝歌的大夫不行，那麼他就派自己去擔任大夫之職，可是他不好出面，他要西伯姬發發出命令，但是西伯姬發根本不見他，他深居鎬京的王宅，原來的王宅大堂成了太廟，他就另築後堂，搬到後堂去住，西伯姬發寧可成為廟公也不肯當天下人主，他深切的懺悔自己



的一生，他來日無多了，實在經不起太大的壓力。

周公姬旦見不到西伯姬發，他在太廟晃來晃去，居然讓他想出計策來，他要仿這座太廟，也替殷家建一座太廟，薦殷于太廟，再將殷地朝歌的大夫門聚集起來，一次就能解除他們的職務了！

薦殷于太廟！可是殷太廟要建在何處？離宮，離宮最適合，還能給霍叔小鞋穿，霍叔就是姬處，姬處自幼欺他弱，長大後不時也給他小鞋穿，叫他來還不來，叫他以身作則，他還迭有怨言，就叫霍叔讓出離宮，那裡就是現成的殷太廟了。

閔天問周公姬旦：「若是霍叔不肯遷離，大夫們不來，豈不好？」

周公姬旦真是心狠手辣，他居然對閔天說：「設太牢以祭天，帶屠人到離宮前庭去宰殺牛羊，再殺一隻豬，比照牛羊，無三不成禮嘛，要活宰才行，先殺雞儆猴，以後再有不服者，就殺猴子給猴子看。」

閔天啣命而去，他自己的長相就活像個屠夫，閔天之狀面無見膚，鬚髮蔽其膚，是個滿臉大鬍子的男人。

那時的景象真是慘絕人寰，閔天帶來屠人，牽牛到離宮前庭，牛是紂王的牛，牛眼溫馴只是垂淚不止，大滴的牛淚低落泥土地，圍觀的人都心有戚戚，那隻羊是來自西岐，是西伯姬發牧羊時留下的羊群後代，豬則是來自程邑，是周公姬旦奴隸所豢養的豬，羊來了也不跑，牠知道要沒命了！牠雙膝打軟居然跪了，活像求饒命一樣，豬隻是不甘就戮的，牠滿院子亂突亂跳，到處尖叫逃竄，出動不少人才將豬隻抓住。

這些西岐周部落的羌人在殷地朝歌，紂王故居離宮的庭院宰殺活物，活生生的將牛羊豬開膛剖腹，這件事情讓殷地朝歌的殷家商人們無法想像和忍受，羌人居然宰殺活物來祭天！還說成是「太牢」！

他們知道中土大地的未來完全不能平靜了！這片大地上的人族將會遍佈殺戮、血腥，謊言和詐騙，殷家商人能走的都離開了，他們和夏族人一起乘桴浮於海，四海為家去了！

離宮前庭染血，霍叔氣死了，跑去鎬京王宅向西伯姬發告發周公姬旦和閔天的罪行，西伯姬發大怒，帶著姬誦和聘季來了，這下正中下懷，周公姬旦正愁西伯姬發不來，他一來，周公姬旦就能廣布長舌相，有了西伯姬發這個活生生的員在此，他所有的一切發言和命令都名正言順了。

